

Biancheng Yishi

边城轶事

——汤国建作品集

汤国建 / 著



时至今日。我还常常怀念在北国的边陲，踏冰卧雪的难忘岁月：茫茫林海中，那荷枪巡逻的日日夜夜：冰河开江时，那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冰排：金灿灿的沙滩上，那如同一个个挺拔的卫边将士般的红柳：一望无边，那翠绿绿绒毛毯般的大草甸子：夕阳照耀下，睁着一双双美丽大眼睛的白桦林：边野寒夜，架起熊熊篝火烧烤猎物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BianchengYishi

边城轶事

——汤国建作品集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边城轶事/汤国建著. -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2. 7

ISBN 7-5396-2152-4

I. 边… II. 汤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8250 号

边城轶事

汤国建 著

责任编辑:凌 敏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书刊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7.375

插 页:2

字 数:160,000

印 数:3500

版 次: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152-4/I·1971

定 价:16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文学的道德关怀

——浅谈汤国建的小说创作

段 儒 东

我们正处在一个急骤变革的时代。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，必然导致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。由于我们社会刚刚经历一场横扫一切的大批判，坍塌的废墟还没来得及清理，民族的文化瑰宝有的还被埋在尘埃中，旋即就迎来了国门大开，西方文化纷纷抢滩登陆，各种思潮接踵而至。人们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，思想上毫无准备，面对中外文化的强烈碰撞，一时无所措手足，价值观念因此断裂和失恒，社会暂时处于无序状态。而此间，迅速被释放的生产力以及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，为社会增添了巨大的经济财富，人们的物质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物质欲念的膨胀和精神领域的荒芜进一步扩大了两者之间的距离，现代豪华的建筑里供奉着金塑菩萨，就是这种反差状态的典型写照。

精神的迷失和信仰的缺席是非常危险的。它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。当金钱、权势成了社会追逐和崇拜对象的时候，距离道德沦丧也就不远了。时下所普遍蔓延的腐败、堕落、欺诈、颓废、奢靡、自私等待社会弊病，就是其产物。这类现象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忧虑。许多敏感的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，对此类现象进行了大量的揭示和鞭笞，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。然而，仅此似乎还嫌不够，人们对于作家抱有更高的期望，希望他们更积极地调动文学的特殊功能，塑造更崇高的艺术形象，自

觉地参与道德的重构,净化社会环境,提升民族素质,以体现更深刻的道德关怀。

我们在这样的层面上欣赏汤国建的小说,便会很自然地感受到它的特殊价值。

《冰排上的英雄》描绘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,其背景是珍宝岛事件不久,中苏处在对抗时期。驻守黑龙江边防的解放军排长计国信,即将退伍,在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,猝不及防地被困在提前开江的冰块上。冰排被汹涌的激流撞击,一步步地越过界河,漂向敌方。孤立无援的计国信面临生与死的抉择。求生,很容易,只要一伸手,盘旋在头顶的对方直升机就会把他救起,那样他就成了俘虏,进而可能被当作恶意的宣传材料,给祖国带来耻辱。而死对于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,那又该需要何等的勇气!

小说题目叫“冰排上的英雄”,作者在表现手法上似乎并没有刻意写英雄。在平静得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娓娓叙述中,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边防军人,他有自己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,他正在和自己的未婚妻闹别扭,对连长有牢骚,对另一排长有意见。就是这样一位活生生的边防军人,为了不给家乡父老丢脸,毅然选择死亡,且是那样平静,那样从容。作品蕴藉着强烈的震撼,委实让人扼腕长叹,唏嘘不已。

小说在《清明》上发表之后,随即被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收入《1999年短篇小说精选》中。这篇作品受到广泛好评,绝不是偶然的。计国信的死,虽然不无悲剧色彩,但从中人们不难看到中华儿女大义凛然、宁死不屈的坚贞气节,而这正是一个民族赢得世界尊敬的宝贵品格。较之时下某些不知国格和人格为何物的所谓“明星”,计国信这样的优秀儿女难道不值得人们加倍地崇敬吗?

《鸟兵任万和》与《边城轶事》是两个姐妹篇,写的是同一个人。前者写当兵的任万和,平时不修边幅,调皮捣蛋,吊儿郎当,连长对他深恶痛绝,骂他是“鸟兵”,任万和对连长也恨之入骨,以为连长故意刁难

他,不让他回家探亲。有一次,连长带领几名战士狩猎,一头受伤的大野猪张开血盆大口,伸展四只獠牙,直扑连长。顿时,“连长汗毛倒竖,一股巨大的恐惧向他袭来,脑海中一片浑沌”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恰恰是乌兵任万和,一个箭步冲上前去,勇猛救下了连长,而他自己却倒在血泊中。后者则写的是经商的任万和。任万和退伍后,几经周折,干上了边境贸易。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,在商海里沉浮,有着传奇般的经历。商场是战场,陷阱四伏,充满了欺诈。有一次,任万和不慎采购了一批假货,既给俄罗斯客户造成了损失,自己也栽了一个大筋斗,几乎弄得人财两空。硬是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,他终于重新站了起来。当他再次赚了钱以后,就千方百计找到那些上当的俄罗斯客户,把两年前对方的损失如数补还给了人家,从而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敬和友谊,生意因此也越做越红火。

把前后两篇小说统一起来,我们发现,贯穿任万和性格内核的其实是“信义”两字。前者舍身救连长,是见义勇为。尽管任万和对连长有意见,但他们毕竟是战友,战友遇难,不能见死不救,后者则是古训所谓“与人相交,以信为本”,一诺千金,言必信,行必果。做生意也必须讲究信誉,遵守职业道德。任万和无论是当兵还是经商,都坚持“以信为本,以义为先”,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。环顾当今社会四处弥漫的自私和冷漠,欺诈及拐骗,任万和的艺术形象无疑具有立此存照的深刻含意。

汤国建是一位比较有个性的作家,其创作个性除了体现在上面提及的小说的立意和叙述方式上,也还体现在地域特色上。他在东北当过六年兵,有着较为丰厚的生活积累,他熟悉部队生活、熟悉东北的风土人情,对少数民族的习性尤其有独特的体验。因此,他的作品总是洋溢着浓郁的地方风情。《冰排上的英雄》中的解冻启江的壮观景象,《乌兵任万和》中气势磅礴的狩猎场面,《边城轶事》中的俄罗斯风光,以及《尤可纳兄弟》中赫哲族人的粗犷性格和渔猎习惯,都充满了诗情画意,读来趣味横生。

当然，汤国建的作品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，他的文学语言还欠锤炼，构思和剪裁上还需要进一步下功夫。作为一名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，汤国建工作繁重，业余空隙能静下心来，钟情于文学创作，在当今干部队伍中似不多见，因此格外值得人们尊重。对他作品中的某些不足，相信读者有理由持宽容态度。

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，李大钊先生这句话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。我们期待汤国建以及所有作家，在新时期的道德建设中有更大的作为。

时至今日。我还常常怀念在北国的边陲，踏冰卧雪的难忘岁月：茫茫林海中，那荷枪巡逻的日日夜夜；冰河开江时，那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冰排；金灿灿的沙滩上，那如同一个个挺拔的卫边将士般的红柳；一望无边，那翠绿绿绒毛毯般的大草甸子；夕阳照耀下，睁着一双双美丽大眼睛的白桦林；边野寒夜，架起熊熊篝火烧烤猎物

著名作家汤国建用文字为军旅生活竖起的纪念碑



简 历

汤国建，1955年生，大学文化，曾在黑龙江边防部队服役六年。发表过文学评论《顿河的绿草与高密的红高粱》，报告文学《血肉铸就高尚》等三十多万字的文学作品。近年来从事小说创作，《冰排上的英雄》被《小说选刊》选入'99年度《中国最佳短篇小说》。

目 录

◎序: 文学的道德关怀	1
◎冰排上的英雄	1
时代需要英雄	21
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	24
◎乌兵任万和	27
◎边城轶事	46
◎尤可纳兄弟	96
《尤可纳兄弟》引出的话题	204
◎访谈海参崴	207
◎跋: 难以忘怀的军旅生涯	226

冰排上的英雄

1973年的春天，天气比往年要暖得早，刚刚5月23日，黑龙江上至漠河口下至乌苏里江，遥遥数千里河就已经开始崩动，眼见得就要开江。这可是多少年来都没有过的事，所以计国信带着他的人往江边上跑的时候，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他们是昨天下午刚上的岛，预备呆个两三天。这沓晃老百姓话说：二十六七江鼓嘴。多少年来都是这样，早也早不过两天去，晚也晚不过两天去。算着22号上岛，24号返营，怎么着也来得及。临执行任务前，计国信正接到对象一封信，计国信嫌闹心，就没拆。他对象和他中学同学，长得还是挺不错的，女同志一长得不错，就掂不准自己的分量了，时常闹点小情绪。他对象说让计国信今年就转业，不转就拉倒，她好找个工人阶级。这是上封信里的话，还命令他马上就回信。计国信当时就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说你凭啥命令我？连长命令我还差不多。计国信去年提干以后，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回家转了一趟，一天在对象家，瞅着没人，就霸王强上弓，把她给办了。他想你都让我给办了，你还能蹦跶到哪里去？就不回信！这不，他对象就沉不住气了，自己先举了白旗。举白旗计国信也不想搭理她，拿着她的信也不像先前那么金贵了，随手往

抽屉里一扔,准备回来再看。谁知昨天刚一过江心,就听见冰底下的水流发出的轰轰的响声,尤大江趴冰面上一听,立即喊起来:排长,我怕要提前开江!

尤大江是本地人,他爹是乌苏里江上的猎户,知道黑龙江的脾性。计国信就有点儿犹豫。要是带着战士上去了下不来,开江的这段日子里,他们就得耗在这个荒岛子上了。他们除了带了一点干粮,什么准备也没有,饿不死也得冻半死了。隔着满江横冲直撞的冰堆,神仙也没法,除非派直升飞机。但这是今春最后一次上岛了,任务总得完成吧?这一阵子连里有说法,说计国信吃不得苦,城市兵就是不行!这是连长的话。连长自己大老粗,就不怎么喜欢城市兵,要不是指导员撑劲,计国信的四个兜不知哪个驴年马月才能穿上哩。就这么回去了,又让连长瞧不上,三排长心里该高兴死了。这么想着,计国信就将冲锋枪压到腰间,命令队伍跑步前进。说是队伍,其实连计国信在内,才三个人。军犬黑盖狂奔着在前头带路,踢起漫天的雪粉。

每年冬季到开江之前这一段,边防部队都或十天或半月,派几个兵到这座有争议的江心小岛上转悠转悠,夜里再点上堆篝火,让对面的人知道,这岛子上有我们的人在耕作哪。昨天一上岛,计国信就指挥他的两个大头兵赶紧拾干棒,搂柴草,说是抓紧时间完成任务,明天一早就返营。到了晚上,东西北三面,各点起一堆大火,噼里啪啦,烧得一丈多高,跟火山爆发似的,把天都燃红了。战士王有根盘腿坐在雪窝里,一边啃大馍一边发牢骚,说是一个狗蛋大的地块,有个什么争头,被计国信狠狠剐了一眼。王有根是新兵,又是个少数民族,蒙古名叫个什么灰皇极纳吐,外号灰黄霉素。他一气

之下，就要求改个汉族名字。连长说跟我姓王，就叫王有根。尤大江私下里说，怎么能跟他姓？跟党姓也不能跟他姓。王有根大吃一惊，问：怎么还有姓党的？尤大江横他一眼，说你以为是你蒙古，统共没有十个姓。我们汉族几百个姓，怎么能没有姓党的？王有根挺委屈，就把这话报告给了连长。连长就在晚点名上说，王有根同志是内蒙古，不是蒙古，作为军人，守着边界，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特别要弄清！尤大江对连长就有想法，认为他无限上纲。对王有根也有想法，认为啥话也不能对他讲，脑子里少了一根弦。所以这会儿听了王有根的牢骚，就借机批评他说，王有根你脑子里就是少了一根弦，政治这根弦；你要不是个少数民族，排长非得让你写检查！计国信不耐烦地挥挥手，像赶一群蝇子，说行了行了！尤大江你是老兵，你要多帮助帮助王有根，王有根这个同志本质上还是不错的。

最近以来，计国信都没有好心情。对象的事是一码事，她说的那个工人阶级，也是计国信的中学同学，他爹给结合进市革委当个副主任，也是聋子的耳朵，他就人五人六的，追郝庆梅追得紧。郝庆梅是计国信对象的名字。再就连长总找自己的茬儿，上天在军报上发了一篇小散文《我爱边疆的一草一木》，连长看了就说他投机取巧：城市兵就是不能脚踏实地。说白了，还不是因为自己和指导员走得近乎。哪里都有斗争呢，计国信想，也不一定就是阶级在斗，我和连长，连长和指导员，王有根和尤大江，不都天天在斗吗，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英明。

王有根是头一回上岛，吵着要让尤大江带他去看“顺风碑”：听说那碑是皇上立的？尤大江嗤之以鼻，说你就知道皇

上，你懂得个屁！说着爬起来，拍拍屁股上的雪，带王有根往岛子东头去。黑盖刷地一声，箭一般地冲出去百十米远，看看，又转回来，静静地卧在计国信腿跟前。

火堆四周的雪都化了，露出温湿的地面，蒸腾着一层濛濛的热气。计国信往身子底下又垫上一蓬干草，半躺上去。他可不敢像王有根那样，盘腿坐在雪窝里。在这上头，汉族人不行。计国信想，在我们中原老家，这会儿早就是春暖花开谢了，哪像这黑龙江啊，5月天气，还到处是冰天雪地的。真是一片辽阔的土地啊，听说还让俄国老毛子占去一大片土地呢，不然还大。俄国老毛子，苏联修正主义，都不是个东西。计国信翻了个身，让背偎着火堆，顿时，脊椎骨蹿上一股子热气，闹得周身都暖烘烘的。上高中那会儿，有一年春天，计国信偷偷约上郝庆梅，往大架子山里的娘娘庙去玩儿。娘娘庙里渺无人迹，人刚一走进去，就惊飞一群老鸦，吓得郝庆梅直往计国信怀里钻。庙里早先有两个姑子，让红卫兵赶下了山，嫁给了生产队的老光棍，也都生儿育女去了，现在就这么空着。庙前庙后，山桃开得疯了一般，那么一大片桃花，看得计国信一颗心嚯嚯直跳，怎么都按不住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抄家，抄出来一些旧书，计国信偷着看，有一本旧小说里说，桃花是天下第一淫花。当时计国信就觉得奇怪，记住了这句话。郝庆梅那天穿了一件漂白褂子，大辫子乌油油黑，站在一大片桃花底下，弄得计国信不敢看，看一眼就晕，到后来，连站都站不住了，全身抖个不停。计国信想，怪不得说桃花是天下第一淫花呢，自己本来挺有意志的呀，那天怎么就那样把持不住呢？把个郝庆梅吓得两眼直忽闪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躺在冰天雪地里的计国信，回想那天的情形，对郝庆梅的怨气突然就没有

了，他翻一个身，想：回去赶紧回信！

满天星星又高又远，天空像蓝宝石一样，让人觉得深邃而神秘。

尤大江领着王有根回来了，一路争论着嘉靖十三年是哪一年。那块“一路顺风”的青石碑就是嘉靖十三年立的。问计国信，计国信也说不准，回说总是明朝的时候，离现在总也有几百年了，这说明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到了这个岛，这个碑就是证明。尤大江说排长你说的对，说的太好了，老毛子抢不去的，修正主义也别想抢去！珍宝岛刚刚打过没几年，两边的形势挺对立的，提起这样的话题，战士们就有点激昂。

火堆渐渐地发红，王有根又跑前跑后地拾干棒，往火堆上扔。黑盖卧了一会儿，也开始跟前跟后地跑，偶然停下来，对着对面吠几声。黑盖是条退役军犬。虽然不在编了，仍然严格要求自己，不与老百姓的狗为伍。有时连对老百姓的猎犬，也显出很不屑的神情。对面的哨楼上亮着灯火，远得像天边的星星。每年春天，他们也派士兵上岛烧荒。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两国的兵们你来我去，居然一次也没遭遇过。真是遭遇上了怎么办呢？计国信想，就开枪？酿成又一场珍宝岛保卫战？

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年，珍宝岛的硝烟在千里边界上，仍然没有消散。

突然，有歌声在静夜里响起来，是著名的《伏尔加船夫曲》。对这支曲子，计国信非常熟悉。所有那一代的中国青年，所有的知青，都熟悉这首歌，和许许多多的苏联歌曲。低沉的歌声满怀深情地袭来，瞬间就将计国信击中了，一种陌生而熟识的东西，渐渐在他心中苏醒。计国信想，我们曾经是多么好的兄弟啊，真不敢相信这样的歌声是从敌国的哨兵嘴里唱

出来的。随即计国信又责怪自己，责怪自己在边境线上，还有这样该死的小资产阶级的柔情。

这是一个美丽而寂静的夜晚，因为对面哨楼上低缓的歌声，边境上一片和平。如果没有后来的意外，日后的计国信会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个夜晚，回忆起蓝宝石一样的天空，和敌国哨兵歌唱母亲的声音。

当黑盖的狂吠声猛地响起来的时候，计国信一惊而起，一把抓过了手边的枪。他刚才睡着了。尤大江跟着也呼啦一声坐起来，平端着枪冲出去。黑盖这时已跑出去很远，一边跑一边向着江边狂吠，这时计国信隐隐地听见江边有很闷的犹如滚雷一般的声音传来：开江了！

在5月23日的清晨，在东方刚刚露出晨曦的时候，黑龙江猝不及防地提前开江了！

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发生了，计国信觉得血一下子全涌到了脑袋上，撞得头直闷。他一把扯过王有根，就往江边上跑——只要动作快，他们完全可以在刚刚崩袭的冰河上安全返回对岸。

已经快到江边了，王有根突然拼命挣扎，要往回跑，挣了几下没挣脱，一下子把计国信绊倒在雪堆上。计国信非常恼火，跃起来就给他一拳。王有根这才哇地一声哭出来，说：排长，我的枪！

王有根把枪扔在火堆边了。

计国信一听，顾不得埋怨，把自己的冲锋枪往他脖子上的一套，奋力一推，将王有根推到了江面上。江边的冰已经开始裂岸，一踏上去咔嚓咔嚓直响。糟糕的是这时已经窜出去几十米远的尤大江也突然停下来，犹犹疑疑地想往回看。计国

信一看，不得不站下来，以强硬的口气说：尤大江，你给我站住！现在我命令你带领新兵王有根返营，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擅自行动！

看着尤大江带着黑盖接着了王有根，并且拉扯着开始往对岸奔去时，计国信才深吸一口气，撒腿往岛子上跑去。身后传来黑盖的狂吠，夹杂着尤大江的喊声：排长，回来时在江面上要绕开雾气走，雾底下是清沟……

仅仅是一夜时间，雪已经不再像昨天上岛时那样干粉干粉的，而是熟透了一般地开始消融。计国信深一脚浅一脚地蹚着，两腿膝盖以下都湿透了，加上大头棉鞋，一抬步有千斤重。上了一个小坡，已经清清楚楚看见下面的火堆，火头是早已下去了，只剩下一堆暗红。计国信顾不得许多，一抱头从坡上滚下去。两边的棘条子上挂满了冰锥，刺到脸上手上，刀割一样的疼。计国信看见王有根的冲锋枪静静地躺在火堆边的裸地上，乌油油地发出暗光。

等到把枪挂到脖子上，计国信才算真正松了一口气。他想，这次回去，王有根得狠狠批评。枪不离手，一个战士，怎么能丢了武器？当然，连长和三排长，都可能会借机做点文章，王有根毕竟是跟着自己出来的。也可能会背个小处分，但也顾不了这许多了，无论怎么着，对自己都是一个教训。

计国信歪歪翘翘地重新回到江边，看见尤大江已经带着王有根和黑盖安全上了岸，他长出了一口气。这时太阳也跃出了冰面，将一条冰川映照得红玛瑙一般晶莹。虽然来回不过半个多小时，计国信还是看出了变化，嘭嘭的冰裂声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急。他迈开颤抖的双腿，循着平坦的江道走，当他快走到江心时，身体突然被猛烈地抛向半空，一声惊天